

读砖读城

编者按:近日,央视的《文脉春秋》栏目介绍了赣州的古城墙及铭文城砖的故事,更有萌趣可爱的“小猫砖”大出圈。赣州古城墙历史悠久,其中的铭文城砖不仅数量多,背后故事也值得探究。本版特围绕赣州城墙的铭文城砖推出一组文稿,带领读者在读懂砖的同时,读懂赣州城。

从城砖看赣州绍熙往事

□朱坚



“绍熙二年四月造使”铭文城砖。
(资料图片)

漫步于赣州古城墙之上,在北门与八境台之间,我们经常能发现不同时期的城墙修葺痕迹,密布其间的铭文城砖中,有“绍熙二年四月造使”字样的比较常见。

让我们从“绍熙二年四月造使”铭文城砖开始,探究一下南宋绍熙年间赣州的那些人、那些事。

绍熙元年—绍熙二年(1190年—1191年)
知州高夔

据史料记载,南宋绍熙元年至二年,高夔调任赣州。在他之前的多任知州,可谓阵容强大。比如:淳熙三年(1176年)—七年(1180年)留正(后任宰相)、淳熙十三年(1186年)周必正(宰相周必大的哥哥)、淳熙十六年(1189年)余崇礼(后任刑部尚书)。

高夔其人,举族从沦陷区归来,其父因为朝廷与敌人讲和而愤然辞官,而他因历任边关小吏,为国守城。绍熙元年(1190年)知赣州,嘉定三年(1210年)再任赣州知州。在周必大于庆元六年(1200年)写的《淮西帅高君夔神道碑》中提到,高夔“自幼读书过人,文笔翩翩,尝举于乡,耻事虏廷”。

在任职赣州期间,高夔详细地调查了各县刑狱的情况,发现很多百姓是被冤枉的,就下令释放。因为年成不好,粮食短缺,许多百姓不得不外出乞讨。前期州县官员为了应对这一社会问题,抓捕了数百名被认为是聚众闹事的乞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并没有将这些灾民视为罪犯,而是选择释放了他们。同时,他减轻了百姓的赋税和刑罚,还开放粮仓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甚至在新修的城墙外,针对灾民也进行了这样的救济措施。

在政务之余,高夔还亲自带领教授们进入学校讲解经书的义理,并增加了学生的名额,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当上级官员提出废除或合并龙南县,以避开瘴气瘟疫的提议时,高夔坚决反对并上奏阻止了这一决定。

在周必大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夔修缮城墙的有力证明:“就康饥民以新城壁”。迫其修城的原因,我们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里看到:“(绍熙)二年二月,赣州霖雨,连春夏不止,坏城四百九十大,圯城楼、敌楼凡十五所。”高夔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着手修城事宜,很快就完成了灾情统计、重建计划、资金

调配、人员安排、城砖烧制,并于4月开始修缮城墙……

我们虽然无从知道那一场大灾之后,耗费了多少地方财政,但参考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都御史陈察只是对城墙进行修补“薄加厚,矮加高”就花费7000多两白银,占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可知,此次修缮规模如此巨大,怕是要耗费两三万银两。而此时的赣州刚在一场“绍兴纷乱”中稍加喘息,又陷入“连年水患”的境况,早已没有了北宋熙宁时的富庶和潇洒,留给继任主官的,只有求生存和高负债。

此外,还有高夔为小南门更名的记录。兴贤门,旧名化远门,俗呼小南门,知州高夔改名进贤门。

绍熙三年(1192年)
杨万里,不赴任

朝廷因为高夔卓越的政绩和才干,于绍熙三年(1192年)将其调走了。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走入我们的视野,那就是杨万里。《宋史》载: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及绍熙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

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朝廷任命杨万里为赣州知州,但,杨万里不赴任。《宋史·杨万里传》载:“朝廷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官,自是不复出矣。”

绍熙四年(1193年)三月二十三日《秘阁修撰官观告词》:“中奉大夫、直龙图阁、知赣州军州事杨万里,朝廷之于贤者,用而尽其才,上也;用不尽而勇退,宽其归而尽其高……诗不云乎: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特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官。”

绍熙三年(1192年)
知州赵彦操

但偌大的赣州,不能没有主官。于是,在得知杨万里不奉诏之后,朝廷立马安排宗室赵彦操赴赣州上任。

赵彦操,不仅是皇家宗室,还是朝廷大员,临

时受命来到赣州。在给赵彦操的任命书里,皇帝宽慰他说:赣州这个地方为南海巨屏,实控百粤,去为朕去治理此处,朕不会忘记你的功绩。

赵彦操是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淳熙二年(1175年)为太府少卿兼户部侍郎,知临安府;淳熙十一年(1184年),由知建康府除直龙图阁、福建路转运副使;淳熙十六年(1189年)守平江;绍熙三年(1192年)知赣州;次年改知广州。

赵彦操到任面对的赣州,受到绍熙二年水灾的影响,加上修城耗费大量钱财,本就困难的财政已是雪上加霜。他只能想尽办法减少开支。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赵彦操在任前任留下巨大亏空的同时,又得知这里早年因为剿匪需要收编和设置了很多当地土军,总计12个兵寨,1100多人。现在时局安稳,但财政紧张,百姓疾苦,财政依旧需要负担巨大的开支。于是赵彦操上报朝廷,联合江西提刑、淮西总领郑溆建议裁减土军人员编制。

然而这些兵寨土军对治理地方极为重要。这些为平定南赣立下汗马功劳的土军,在被裁撤之后,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隐患?而且,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又有谁能被召回赴死?赵彦操可能也思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终究要先解决燃眉之急。

当然,弥补亏空光靠自己节衣缩食是不够的。赵彦操以“赣州滩险,难于漕运”,请示朝廷免除当地一半赋税,“得旨蠲其半,计万有八千三百五十余石”。还嫌不够,又请旨截支,“再准截支应付如前”。可见朝廷也深知赣州情况不妙,决不能让这个宗室子弟在赣州难以为支。

绍熙四年(1193年)
知州林大中

绍熙四年(1193年),不知何故,赵彦操被匆匆调任广州,林大中匆忙接替。

林大中(1131年—1208年),字和叔,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的进士。宋光宗即位后,被擢升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除侍御史,兼侍讲。曾知宁国府、赣州。开禧三年(1207年)十二月,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年),兼太子宾客。终年78岁,谥号正惠。著有奏议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

或许是任命很匆忙的缘故,以至于林大中还没有完全办完手续就已到任,不得已写信给同僚,希望帮忙处理相关手续,以免以后官员考核时受到影响。

林大中向远在朝廷之上的长官兼好友汇报他在赣州的情况,详细描述了赣州的政务的困难,特别是财政问题(这与他的前任一致)。由于没有酒税、绸绢折帛等杂税收入,郡中全靠各县上缴的款项维持,即便如此,仍然有三万余缗(约3万两白银)的财政赤字。他试图通过减免旧欠、减轻各县负担、延长新钱上缴期限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林大中还描述了自己到任后赣州的天气情况,起初雨水充沛,让他对农业收成充满期待。但随后连绵不断的雨水导致江河水位暴涨,他便祈祷上天,祈祷天气好转。尽管稻田可能未受严重损害,但低洼地带的民居却遭受了水浸。林大中虽安排了钱米进行赈恤,但各县的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处置。

从林大中的几封书信中可以了解到,赣州在绍熙四年时,依旧没有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亏空更多,且天灾接踵而至。作为主官的林大中也只能多方筹集粮米救急,但效果并不理想。

绍熙五年(1194年)
知州黄通

绍熙五年(1194年),始终为地方财政赤字苦恼的林大中被调走了,接任他的是黄通。

黄通(1127年—1206年),字景声,邵武(今属福建)人,是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皇帝依旧在他的任命书里嘱咐道:“章贡名邦,选贤为重,而其民亦号难理”,但正因如此,才让你这个有能力的人去,希望勇当责任,不怨偏远。

细数绍熙元年至五年这五任官员的执政情况可知,虽然赣州境内匪乱已平,但人民依旧困苦,水患依旧频发,加上绍熙二年修城赈灾耗费巨大,地方财政赤字严重,以至于严重拖累后几任官员,不得已采用裁员、催收各县欠款等办法维护。

朱墨丹心

□谢贵芳 文/画



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案头那沓泛黄的苏区货币上。它们静静地躺在桌上,仿佛沉睡的记忆,在阳光的轻抚下缓缓苏醒。透过它们,我仿佛走进了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20世纪30年代初,在瑞金这片红土地上,一个小小的银行,在革命的烈焰中诞生。它的名字,庄严而神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它的诞生,如同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曙光。

那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在枪林弹雨中,在艰难困苦里,这个袖珍银行如嫩芽破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红色金融的壮丽篇章。

一间普通的民房,几张简陋的桌子,几把老旧的椅子,几个古朴的算盘,如此微不足道之处,却承载了中国金融宏大的理想。在这里,革命先驱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开启了他们的金融征程。

我轻轻拿起画笔,在微黄的宣纸上,注入水墨,倾注心中无限的敬意与感动。

先驱们的身影,在画作中若隐若现。他们常常彻夜工作,面对军事和经济双重封锁的极端环境,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刀尖上筹款,在火线中奋斗,打击高利贷,废除封建性高利贷债务,发行货币、

组织信贷、代理国库、发行公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他们的汗水、热血和智慧,化作画中流动的墨色,渗透在每一个角落。

我细细描摹着一张张钞票、一枚枚硬币,仿佛触摸到了革命先驱的精神血脉。无法想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革命先辈是怎样在震天的炮火中,刻下那一笔笔精致入微的线条。那些“红币”散发出来的金属质感,如同先烈们对待百姓的赤子之心,构建起苏区货币坚挺的信用。

当年,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打着背包,深入山区,深入群众,宣传苏区金融政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资金难题。那个锈迹斑斑的水壶,见证了红色金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笔墨交织中,水色流转间,红色精神金光闪耀。它是前进的动力,是奋斗的方向。当最后一笔落下,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响。那个艰难岁月里诞生的小小银行,正是今日中国强大金融体系的源头。



不朽岁月见卓绝

——陈桂南笔下的《一件羊皮袄的故事》

□郭祥达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陈着一件厚重而破旧的羊皮袄,这件羊皮袄是于都籍红军战士曾广华1932年在漳州战役中因出色表现获得的奖励品。之后他穿着这件羊皮袄翻越了大雪山,走过了草地,到达了陕北,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件羊皮袄,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当红军老战士曾广华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之后,这件厚重而破旧的羊皮袄便“走”进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8月,我市知名画家陈桂南受邀参加纪念馆长征出发90周年采风写生,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眼就被那件布满褶皱的军绿色破旧羊皮袄深深吸引,激发出创作一幅国画作品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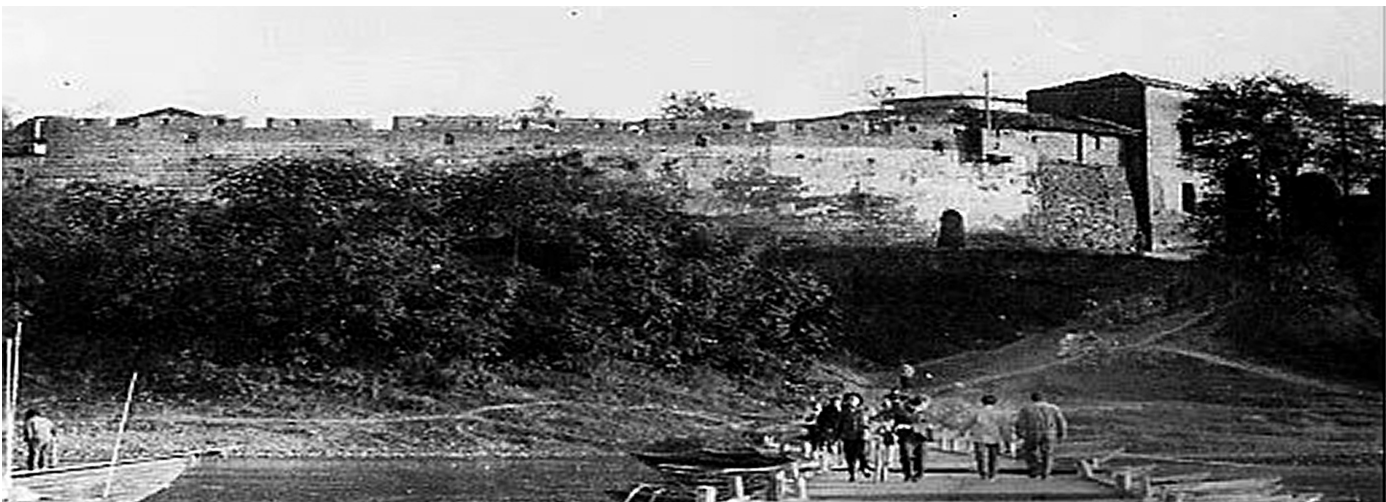
如何通过这件革命战士的破旧羊皮袄表现出往昔的峥嵘?他探索了许久,最终采用影视镜头叠化的方法,将红军长征的情景与这件历经战火的羊皮袄重叠,用虚实相生的构成,衬映出羊皮袄背后的故事。

陈桂南用写实的手法极力表现这件羊皮袄上那种历经岁月洗礼的传神,一笔一



《一件羊皮袄的故事》

画之中透射出一种英勇无畏、坚韧不屈的气势,极具视觉冲击力。以洗练的手法概括出从赣南到陕北的长征历史画卷,一开一合之间再现那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岁月。为了增强艺术效果,陈桂南采用了“丰碑+动态流线”的构图来经营画面,并利用虚实对比巧妙地把烽火岁月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彰显了鲜明的史诗风格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20世纪初的赣州古城墙。(资料图片)